

泳齋近思錄衍註

泳齋近思錄衍註卷之一 凡五十一條

代郡楊 伯弼 彥瞻

道體造化性命

濂溪先生曰无極而太極天之載無聲無臭而

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故曰无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无極也

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无極

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元極之真二五之

精妙合而凝

用曰

无極曰真以理言也二

離也非无極之真爲一物二五之精又爲一物始離爲二而今合爲一也乾道成

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

而變化无窮焉

附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牝牡皆乾坤之道男女之象也凡物之雌雄成形形交氣感而生生變化无窮矣唯人也

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

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

義

舊註聖人之道仁

而主靜

舊註

無欲故靜

義中正而已矣

南軒

先生太極圖解義云人而不能反其初則人
極不立而去庶物無幾矣故定之以中正則仁
義而主靜聖人所以立人極也動爲誠之通
靜爲誠之復中也仁也動而通也始而亨者
也正也義也靜而復也利以貞者也中也仁
也本爲體而周子則明其體蓋道莫不有體
爲用而周子則明其體蓋道莫不有體有
用有體則有用而用之中有體存焉此正乾
始元靜而終貞之意動則用行靜則體立故聖
人主靜而動者行焉動者行而不失其靜之
妙此太極之道聖人所以爲全盡之也然則
曰定云者非指定之定有動靜之根未有動
靜之分一爲物慾所撓則定者亂而靜者無
所主矣聖人全體太極則靜者立而動者行
焉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
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

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
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
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

矣

太極圖

伯玉撰

晦翁曰

太極只是極至

更無去處了至高至妙至精至神更沒去

處

濂溪恐人

道太極有

形故曰无

極而太

極是無之中有个至極之理如皇極亦是中

天

下而四方

輻湊更沒

在中央四

邊湊也

不是移過那邊也不只是沒在中央四畔合湊

到

這裏又屋

極曰極那

裏更沒去

處了

又

曰

理與氣本

無先後之

可言但推

上去時却

如理在先氣在後相似是理亦無掛搭處氣

乎

是氣之中

無是氣則

是理非別為一物即存

則為金木

水火理則為仁義禮智又曰如

太

極動而生

陽動極而

靜靜而生

陰不成動

如

已前便無靜程子言動靜無端陰陽無始
蓋此亦且從那動處說起若論著動以前又
有靜靜以前又有動如云一陰一陽之謂道
繼之者善也這繼字便是動之頭若只一聞
便是合殺了

誠無爲

周子曰實德自

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

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性焉安焉之謂聖
復焉執焉之謂賢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
之謂神

伊川先生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

周子曰

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

中也者言寂然不動者也故曰

天下之大本

伯島曰

大本者

天下之體也

發而皆

中節謂之和

伯島曰

發皆中

和也者言感而

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達道

文集下同

伯島曰

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

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

舊註寂然不動是也

有指用而言

者

舊註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

惟觀其所見如何耳

乾天也夫者天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

健而无息之謂乾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

弗違是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

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

以性情謂之乾

易傳下同

伯真語

晦翁曰

是氣非獨是高人在地上只管轉來旋去旋得許
連那地下亦是高天只無一個物事恁地大
如地恁地大他只是氣之查滓董銖問
多查滓在中間只是氣之查滓董銖問
如地恁地大他只是氣之查滓董銖問
翁曰天行健如何曰胡安定說得好曰天
者乾之形乾者天之用天形蒼然南極入地
下三十六度北極去地九十三十六度狀如倚
杵其用則一晝一夜行九十餘萬里人一呼
一吸爲一息一息之間天行已八十餘里人
一晝一夜有一萬三千六百餘息故天行九
十餘萬里則天之行健可知因言天之氣運
轉不息故閣得地在中央正如弄珠底上
恁運轉不住故在空中不墜少息則墜矣
晦翁一日論幾衡及黃赤道日月躔度潘子

善言嵩山本不當天之中心爲天形畝側遂
當其中心耳先生曰嵩山不是天之中乃是
地之中黃道赤道皆在嵩山之北南極非極
天之樞紐只有此處不動如磨臍然此却是
天之中陳安卿問北辰不動是天之樞紐北
辰是無星處此子問北辰不動是天之樞紐
星緣人要取此爲極不可無个記認所以就
其旁取一小星謂之極星在天之樞紐如門
子相似又似个輪藏心藏在外面動這裏面
心都不動黃義剛問極星動不動晦翁曰
極星也動只是近那辰後雖動而不覺如那
射糖盤子樣那北辰便是中心樞紐子便
是近樞紐點子雖也隨那盤轉緣近樞紐子
轉得不覺今人以管窺極星見其動來動去
只在管裏面不動出去向來人說北極便是
北辰又只說北極不動至本朝人方去推
得北極只在北辰邊頭而極星依舊動又曰
辰是星之界分邵康節說辰是那天上分

爲十二段底
即十二辰

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

四者

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

鬼神者造化之迹也

也反之謂鬼以其神以其伸

鬼神者皆二氣之屈伸往來耳非迹而何

恁地來者謂之神洋洋然如在其上焄蒿悽

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這便是那發生

之精神神者是生底以至長大故見其顯便

是氣之伸者今人謂人之死爲鬼是死後收

斂無形無迹不可理會便是那氣之屈底鍾

唐傑問晦翁曰近思錄既載鬼神者造化

之迹又載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似乎不同
晦翁曰造化之迹是日月星辰風雨之屬二
氣良能是屈伸往來之理陽鬼爲神陰魄爲
鬼鬼陰之靈神陽之靈此以二氣言也然二
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凡氣之來而方伸者
爲神氣之往而既屈者爲鬼陽主伸陰主屈
此以一氣言也董鉉問陽鬼爲神陰魄爲鬼
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
而鄭氏曰氣嘘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爲
魄然則陰陽未可言鬼神陰陽之靈乃鬼神
也如何曰魄者形之神鬼者氣之神鬼魄是
形氣之精英謂之靈故張子曰二氣之良
能二氣即陰陽也良能是其靈與林蕸孫問
在天地爲鬼神在人爲鬼魄否曰死則謂之
鬼魄生則謂之精氣天地以氣言也耳目之
晦翁曰口鼻之嘘吸是以氣言也耳目之精
明是以血言也氣爲鬼血爲魄或問爲耳之
曰眼體也眼之光爲魄耳體也何以爲耳之

魄先生曰能聽者便是魄如鼻之知臭舌之知味皆是但不可以知爲魄才說知便主於心但能知若甘苦鹹淡要從舌上過如老人耳重目昏便是魄漸要散

剝之爲卦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

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

變則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

於下無間可容息也聖人發明此理以見陽

與君子之道不可亡也

碩果不食君子得與

小人剝廬象曰君子得與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或曰剝盡則

爲純坤豈復有陽乎曰以卦配月則坤當十

月以氣消息言則陽剝爲坤陽來爲復陽未
嘗盡也剝盡於上則復生於下矣故十月謂
之陽月恐疑其无陽也陰亦然聖人不言耳

周易

時翁曰雖是十月爲坤十一月爲

復然自小雪以後其下面一畫便有三十分

之一分陽生至冬至方足得一爻成耳故十

月謂之陽月蓋嫌於无陽也或問晦翁曰

變由坤則生於下乃剝復相因之理畢竟須

經由坤則生於下乃剝復相因之理畢竟須

何以能生於後曰凡陰陽之生一爻當一月

須是滿三十日方滿得那腔子做得一畫成

今坤卦非是无陽陽始生甚微未滿那腔子

做一畫未成非是坤卦純陰便無陽也此亦

非有深奧但伊川當時

解不曾分明道與人也

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爲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

有感必有應凡有動皆爲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爲感所感復有應所以不已也感通之理知道者默而觀之可也

天下之理終而復始所以恒而不窮恒非一定之謂也一定則不能恒矣唯隨時變易乃常

道也天地常久之道天下常久之理非知道

者孰能識之

伯夷曰

天地生物之心天下咸

之

伊川

必歸之

知

道者

此豈耳聞目見之知哉

人性本善有不可革者何也曰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也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唯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

天下自棄自暴者非必皆昏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既曰下

愚其能革面何也曰心雖絕於善道其畏威而寡罪則與人同也唯其有與人同所以知

其非性之罪也

爾雅曰小人革面

革之上六君子豹變

特革其面以從上之教令耳書之象恭滔天魯論之色取仁而行違均是人也雖然聖賢豈特爲小人慮而已汝無面從事君容悅朋不心爲面朋情踈而貌親所以爲臣下慮爲交際慮皆恐失之面而不本於心也學者必若易之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孟子仁義

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
粹然見於面夫然後可

在物爲理處物爲義

以上並易傳

動靜无端陰陽无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經說下同

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

伯子曰無

序則非禮不和則非樂
仁者其禮樂之本歟

明道先生曰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

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

遺書

下同

伯子曰

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併朋友謂

之五常故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父待子
以慈子事父以孝兄友于弟弟恭厥兄夫刑
于婦婦承于夫此之謂盡其分盡其分乃蹈

其常常者即天地生物之理各無不足處有
一不然是謂不盡其分不盡其分乃謂之變
變者人失厥初豈天地付與有不足者乎雖
然聖賢安行於性分之中仰不愧於天俯不
忤於人內不慙於心堂陛正上下序閭門睦
固有不可及者其或君不仁臣則不可不忠
父不慈子則不可不孝兄不友弟則不可不
恭夫不良婦則不可不順此比干之於紂不
大舜之於瞽瞍周公之於管蔡申后之於
幽王各求自盡其分而已伯禹據伊川曰
只爲人不能盡分尹和靖先
生曰看盡分字是少氣象

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
天也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
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于人則

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脩道則謂之教孟子
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故說
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大事而只曰
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形
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渾著如此說器亦道
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已與人

鑒書言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
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爲己何
所不至若不有諸己自不與己相干如手足

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眾乃聖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

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

伯邑

上蔡

仁死者爲不仁今人身體麻痺不知痛癢爲不仁挑杏之核可種而生者謂之桃仁杏仁言有生之意推此仁可見矣或問晦翁曰上蔡以覺言仁如何曰覺者是要覺得這道理湏是分毫不差方能全得此心之德這便是仁但知得个痛癢則凡人皆覺得豈盡是仁者耶豈家以頑痺爲不仁然便謂覺是不仁則不仁言之不覺固是不仁然便謂覺是仁則不可**伯邑**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恕之事也故聖人不直以爲仁而必曰仁之

也方

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

伯邑據告子言生之

謂性其所謂生者指知覺運動而言晦翁曰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所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全哉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全哉

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

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

舊註

后稷之克岐克巖伯邑據詩生民章曰誕實周圖克岐克巖毛氏曰岐知意也疑識也說文疑作疑曰小兒有知舊註子越椒始生人知其必滅若敖氏之類伯邑據左傳宣四年

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
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
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
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惑及將亡聚其族曰椒
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
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後椒爲令尹惡薦
賈以其族殺之攻楚王楚是氣稟有然也善
子與之戰遂滅若敖氏

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
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
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
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
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污

此何煩人力之爲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
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
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也
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
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
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
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
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爲兩物相對各
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

而脩之各得其分則教也

萬物則謂天之賦予

物稟而受之則謂之性其目不越乎仁義禮智而已凡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日用常行不可須臾離也循性之仁而行則父慈子孝以至於仁民愛物者道也循性之義而行則君敬臣忠以至於敬長尊賢者道也循其禮則恭敬辭遜之節文循其智則是非邪正之分別者亦道也聖人因其道之自然立法垂訓爲之品節防範脩父子之道而仁之教立脩君臣之道而義之教行謹其節文而脩之則禮之教也審其是非而脩之則智之教也

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

觀天地生物氣象

舊註周茂叔看

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

仁也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微刺而

指微搔而知癢針

是惻隱之心乎潘時舉問晦翁曰仁包義

禮智元包亨利正春包夏秋冬以五行言之

不知木如何包得火金水若無生氣則火

氣有生氣然後物可得而生

金水皆無自而能生

矣故木能包此三者

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而非有

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

之也

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唯敬而無失最盡

伊川先生曰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

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洒掃應對

是其然必有所以然

伯溫曰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非兩途格物致

知與治國平天下同一貫伯溫曰晦翁曰非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

楊子拔一毛不爲墨子又摩頂放踵爲之此皆是不得中至如子莫執中欲執此二者之中

三百三
不知怎麼執得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
有箇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也安排著則不
中矣

問時中如何曰中字最難識湏是默識心通且
試言一廳則中央爲中一家則廳中非中而
堂爲中言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推
此類可見矣如三過其門不入在禹稷
之世爲中若居陋巷則非中也居陋巷在
顏子之時爲中若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

无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

舊註一本云李邦直云不欺之謂誠便以

不欺爲誠徐仲車云不息之謂誠中庸言至誠無息非以無息解誠也或以問

先生

先生曰云云伯明曰无妄天也不欺人也

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却待人旋安排引入來教入塗轍既是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

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

之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
氣復爲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
卦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
極必返其理湏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

終

通幽據

晦翁曰人呼氣時腹却脹方是今乃

若此者蓋噓時此一口氣雖出第二口氣復
生故其腹脹及吸時其所生之氣又從裏趕
出故其腹厭大凡人生至死其氣只管出
盡便死如吸氣非是吸外氣而入止是住得
一霎時第二口氣又出若無得出便死老子
曰天地之間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又曰人所以生精氣聚也人止有許多氣湏
有个盡時意氣盡則歸于天形魄降于地而

死矣。人將死時，熱氣上出，所謂鬼升也。下體漸冷，所謂魄降也。此所以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終。夫聚散者，氣也。若理則止泊在氣上，初不是。疑結自爲一物，但人分上合當恁地。處便是理，不可以聚散言也。然人死，氣雖終於散，亦未便散盡。故祭祀有感格之理，先祖世次遠者，氣之有無不可知。然奉祭祀者，既是他子孫，畢竟止是一氣，所以有感通之理。然已散者，不復聚。釋氏却謂人死爲鬼，復爲人，如此則天地間常有許多人來來去去，更不由他造化。生生必無是理也。至於伯有爲厲，伊川云：別是一般道理。蓋其人氣未盡而強死，自是能爲厲，如子產爲伯有立後，便有所歸，遂不爲厲，亦可謂知鬼神之情狀矣。

明道先生曰：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

更有甚事

問仁 伊川先生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

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 孟子曰惻

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爲仁愛自是情仁

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爲仁 孟子言惻隱之

心仁之端也

荀子曰端緒也猶繭之有緒抽之則成絲

既曰仁之

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爲仁則不可

問仁與心何異曰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

陽氣發處乃情也

借德

晦翁曰仁者心

仁愛之理是仁心非仁心之德是仁耳之德聰目之德明心之德仁且將此意去思量體認仁之愛猶糖之甜醋之酸愛是那滋味愛之理即是心之德不是心之德了又別有个愛之理愛是惻隱惻隱是情其理則謂之仁心之德又只是愛謂之心之德却是愛之本柄

義訓宜禮訓別智訓知仁當何訓說者謂訓覺訓人皆非也當合孔孟言仁處大槩研窮之二三歲得之未晚也

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

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

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

舊註易傳曰成而後有敗

敗非先成者也

也
荀子
晦翁曰四端是理之發七情是

氣之發甘節問何以發得性中有仁義禮知
晦翁曰欲要見得性中有仁義禮知無故不
解發得惻隱之類出來有
仁義禮知故有惻隱之類

問心有善惡否曰在天爲命在義爲理在人爲性主於身爲心其實一也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若旣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

之心譬如水只可謂之水至如流而爲派或
行於東或行於西却謂之流也

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
才則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

性者自然完具信只是有此者也故四端不言

信

信

五常之信猶五行之土土無定位

無專氣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故土於

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焉信亦

猶是也實有是四端則信在其中矣

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入
之生道也

橫渠先生曰氣塊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

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結爲風

雨爲霜雪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

燼無非教也

正蒙下同
張子曰氣塊然太虛升降飛揚

未嘗止息曰此張子所謂虛空即氣也蓋

氣但人不見耳此是未成形者及至浮而上

降而下則已成形者若所謂山川之融結糟

粕煨燼即是氣之查滓惟天運轉之急故凝

結得許多查滓在中間地者氣之查滓也天

運不息晝夜運轉故地間在中間天有一息

之停則地須陷下又晦翁曰霜止是露結

成雪只是雨結成古人說露是星月之氣不然今高山頂上雖晴亦無露露只是自下蒸上或言極西高山亦無雨雪又孔子閒居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雨露無非教也非教也伯教者所以成物者也理無端倪設而可窺教則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

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伯兩端曰陰

陽兩端如磨游氣紛擾如磨中出者

天體物不遺

伯之體而物

晦翁曰體物者為物猶無不待是而有者也

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

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

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恒出曰出王

也旦明也游衍者游行衍溢也言天之體著萬物而鑒察之者無往而不在也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

恒出曰

孟子曰人之

也晦翁曰良者本然之善也則所謂良能者乃出於天不係於人

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

遊散至之謂神以其申也反之謂鬼以其歸

也

恒出曰

或問死生之說於

上蔡謝先生

謝子曰人死時氣盡也

曰有鬼神否

謝先生

子曰余當時亦曾問明道先生明道曰待向你道無來你怎生信得及待向你道有

來你但去尋計看別謝曰此便是苔底語又
曰橫渠說得來別謝曰個便是天地間妙用
須是將來做個題目入思議始得講說不濟
事曰沉寃滯魄影響底事如何曰湏是自來
看得破始得張亢一郡君化去常來附語亢所
知事皆能言之亢一日方與道士圍碁又自
外來亢欲接之道士封碁子令將去問之張
不知數便道不得乃曰許多時共你做夫婦
今日却信一道士胡說我今後更不信底把著
紫姑神不識字底把著寫不得不信底把著
寫不得推此可以見矣曰齋五日戒求諸陰
則甚曰是他意思別集三日齋五日戒求諸陰
陽四方上下蓋是要集自家精神所以過名
廟必於萃與渙言之如武王伐商所以過名
山大川致禱山川何知武王禱之者以此
雖然如是以為有亦不可以為無亦不可這
裏有妙理於是若有若無之間湏斷制得去始
得曰如此却是鵲突也謝子曰不是鵲突

自家要有便有自家要無便無始得鬼神在
虛空中辟塞滿觸目皆是爲他是天地間妙
用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爲
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
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
亦末如之何矣

以上並
正蒙

一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
覺不待心使至此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
通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

橫渠
易說

心統性情者也

橫渠語錄下同

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別由蔽有厚薄故有智愚之別塞者牢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易開則達于天道與聖人一生而

中庸曰或

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又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伯謂人之氣稟有不
同故覺有先後知有難易耳人患不專心致志苟能自強不息則氣質之不美者可變而爲美矣不然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一暴十寒而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自暴自

素者也。又徐子問：「融名昭，山有氣，故附子熱大。」
黃寒子融謂：「此性是氣質之性，陳才卿亦知。」
山人謂：「即是本然之性。」
覺爲性，故以此爲氣質之性，即是理有性。
即有氣，是地稟得許多氣，故亦只有許多理。
才卿謂：「有性無仁。」
元不曾稟得此道理，惟先生云：「此說亦是。」
又近人之性，雖然動物，雖有知覺，才死則形骸
便腐壞，植物雖無知覺，然其質却堅久，難壞。
晦翁曰：「性是大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
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網理之大者，有四故。」
命之曰仁，義禮智不善，孔門未嘗備言，至孟
子時，往往以性爲不善。孔門未嘗備言，至孟
荀，但曰：「渾然全體，則恐其如無星之秤，無寸
之尺，終不足以曉天下，於是別而爲四端之
說，蓋四端之未發也，不是，雖寂然不動，而其中
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雖儼然都無一物所

以外之邊繞感中而慻隱之心赤子入井之事感
則仁之理便應而慻隱之心於乎形如過
廟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
是乎形蓋由其中間眾理渾具各各分明故
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
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為四以示學者
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聚然有條若此夫渾
然全體無形象之可見何以見其聚然有條
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
凡物必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緒之發
最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恭敬所以必
著惡所以必知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本
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本無
是理於內則何以有是端於外惟其有是端
於外所以必知有是理於內而不可誣也仁
義禮智既知得界限分曉又湏知四者之中
仁義是個對立底關鍵蓋仁也而禮則為
之著義也而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為

四時然春夏陽之屬也秋冬陰之屬也故曰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
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
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耳仁義
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貫通乎四者之中故
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
制知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
出乎春春則春之生也夏則春之長也秋則
春之成也冬則春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
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陰
陽陰陽一太極也所以始萬物而終萬物者
未蓋冬者藏也所以始萬物而終萬物者也
惻隱羞惡恭敬是三者有可爲之事而智則
無事可爲但分別其爲是爲非耳是以謂之
藏又惻隱羞惡恭敬皆是又一面底道理而
非則有兩面既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是終
始萬物

泳齋近思錄衍註卷之一

涿齋近思錄衍註卷之二 凡一百一十一條

代郡楊 伯弼 彥瞻

論學

濂溪先生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伊尹

顏淵大賢也 伊尹耻其君不爲 堯 舜

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 顏淵不遷怒不

貳過三月不違仁志 伊尹之所志學 顏

淵之所學

伯弼曰

伊尹之志視人猶視己 顏子之學爲己不爲人

過

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通書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
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或問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爲好學

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

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伊川先生曰學以

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

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

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

智信形旣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

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
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
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
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然學之道必
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
明而誠也伯密曰有不善未嘗不知則顏子之明諸心也不改其樂顏子
之知所養也三月不違誠之道在乎信道
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
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

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道也然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

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後人不達以
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
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爲
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

顏子所學異矣

文集下同

橫渠先生問於明道先生曰定性未能不動

猶累於外物何如明道先生曰所謂定者

動亦定靜亦定

孟子曰心齋坐忘百念俱泯者定也酬酢萬變方寸不擾

者亦定也人知動亦定靜亦定之理則死無生禍福窮達榮辱豈足爲此性之累哉

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旣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

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

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

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應迹者

應世之迹也因物之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

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

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

庭不見其人者接物之地也艮其背不見其

身則內觀無我行其庭不見其人則孟氏

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曰所惡於智者

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

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

爾雅

釋天下事物之理無非自然小智之人務爲

穿鑿所以失之禹之行水非以鄰國爲溝

壑也非以隄堰而壅遏之也與其非外而是

亦因水勢之自然而導之耳

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

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爲累哉

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

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

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

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

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如何哉夫人之情
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
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
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文集伯昂據楊道夫問
晦翁曰向者先生教

思量天地有心與無心近思之切謂天地無
心若使有心必有思慮有營爲天地曷嘗有
思慮來曰如此則易所謂見天地之心正大
而天地之情可見又如何如公所謂說只說得
他無心處耳便是他主宰所以謂之帝以性
情謂之乾心便是他主宰所以謂之帝以性
生物爲心蓋天地別無勾當只是以生物爲
心耳又問程子謂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
有心而無爲曰這是說天地無心處且如四
時行百物生天地何所容心所以明道云

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
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天地以心普萬物
人得之遂爲人之心物得之遂爲物之心草
木禽獸接著遂爲草木禽獸之心只是一个个
天地之心耳今須要知他有
心處又要見得他無心處

伊川先生答朱長文書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
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
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
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
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
以文章爲先平生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

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
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
必矣來書所謂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此
乃世人之私心也 夫子疾沒世而名不稱
焉者疾沒身無善可稱云爾非謂疾無名也
名者可以厲中人君子所存非所汲汲

相品

是實則有是名名者實之實也君子之學爲己本不求名於人也然沒世而名不稱則終其身無可紀之實矣此君子之所疾也

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擇言篤志所以居業也

知至至之致知也求知所至而後至之知之
在先故可與幾所謂始條理者知之事也知
終終之力行也既知所終則力進而終之守
之在後故可與存義所謂終條理者聖之事

也此學之始終也

易傳下同

伯溫語

晦翁

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又曰發己自盡是
之謂忠且如某今病得七分對人說只道得
三兩分這便是發於己者不能盡循物無違
是之謂信正如恰方說病相似他本只是七
分或添作十分或減作五分這便不是循物
便是有違要之兩個只是一理忠是存諸內
信是形諸外一事

有兩端之義也

君子主敬以直其內守義以方其外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義形於外非在外也敬義既立其德盛矣不期大而大矣德不孤也無所用而不周無所施而不利孰爲疑乎

動以天爲无妄動以人欲則妄矣无妄之義大矣哉

雖无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旣已无妄不宜有往往則妄也故无妄之彖曰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人之蘊畜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
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
以畜成其德

咸之象曰君子以虛受人傳曰中無私主則無
感不通以量而容之擇合而受之非聖人有
感必通之道也其九四曰貞吉悔亡憧憧往
來朋從爾思傳曰感者人之動也故咸皆就
人身取象四當心位而不言咸其心感乃心
也感之道無所不通有所私係則害於感通

所謂悔也聖人感天下之心如寒暑往來雨
暘無不通無不應者亦貞而已矣貞者虛中
無我之謂也若往來憧憧然用其私心以感
物則思之所及者有能感而動所不及者不
能感也以有係之私心既主於一隅一事豈
能廓然無所不通乎荀子曰心則
晦翁曰某自十六七讀時便曉得此意蓋偷
心是不知不覺自走去底不由自家使底倒
要自家使底捉他使之則謀這却是好底心由
自家使底佛家又有所謂流注想他寂怕這
个所以為山禪師云某參禪幾年了至今不
曾斷得這流注想此即荀子所謂偷即自行

之心也

君子之遇艱阻必自省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有

所未善則改之無歉於心則加勉乃自脩其

德也

伯岳 蹇之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

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

已上並易傳

伯岳

豐之彖曰明以勸故豐

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以善及人而信從者眾可樂也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无悶乃所謂君子

經說下同

古之學者爲己欲得之於己也今之學者爲人欲見知於人也

伊川先生謂方道輔曰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者病不得其門耳得其門無遠之不到也求入其門不由於經乎今之治經者亦衆矣然而買櫝還珠之蔽人人皆是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覲足下由經以求道勉之又勉異日見卓爾有立於前後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不加

勉而不能自止矣

手帖

明道先生曰修辭立其誠不可不子細理會言能修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修飾言辭爲心只是爲僞也若修其言辭正爲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才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也終日乾乾大小大事却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爲實下手處修辭立其誠爲實修業處

遺書

下同
晦翁問輔

廣曰誠敬二字如何看廣云先敬然後誠曰
且莫理會先後敬是如如何誠是如何廣曰敬
是把捉工夫誠則到自然處曰敬也有把捉
時也有自然時誠也有勉為誠時亦有自然
誠時且說此二字義敬只是个收斂畏懼不
縱放誠只是个朴直懇實不欺誑初時須著
如此不放不欺誑到得工夫
到時則自然不放不欺誑矣

伊川先生曰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
理則反為不誠蓋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
是之迫觀天地之化乃可知

程子曰

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

虧天地之化也

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

聖人爲近有用力處又曰學者要學得不錯

湏是學

顏子

舊定有準的

明道先生曰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所守不約泛濫無功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

昔受學於

周茂叔每令尋

顏子

仲尼樂

處所樂何事

問周茂叔

所樂何事

伊川曰

問學者

伊川曰

顏子

若能說

吾雖未識

顏子樂道孤負

先生面已識

顏子

鄒志宇曰

先生心何其所

識

造之深也周憲問著作王先生曰心上一毫顏子非
樂道果何所樂先生曰心上一毫不留若
有心樂道則有倚著功名富貴固無足樂道
德性命亦無可樂莊子所謂至樂無樂問
夫子何以言不改其樂曰自人不堪其憂而
言故曰不改其樂固曰飯疏食飲水曲肱
而枕之樂亦在其中夫子何爲而樂哉發
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而樂之
樂意者其在此也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
憂回不改其樂顏子何爲而樂哉博我以
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顏

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
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

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

須是大其心使開闊譬如爲九層之臺須大做脚須得

明道先生曰自舜發於畎畝之中至百里奚

舉於市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困窮拂鬱

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以安樂失之者多矣

參也竟以魯得之

明道先生以記誦博識爲玩物喪志傳誦時以

一冊鄭穀云嘗見顯道先生云某從洛中學時錄古人善行別作一冊明道見之曰

是玩物喪志蓋言心中不宜容絲髮事胡安國云謝先生初以記問爲學自負該博對

明道舉史書成篇不遺一字
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聞此語汗流浹背
面發赤及看明道讀史又却逐行看過
不蹉一字謝甚不服後來省悟却將此事做
話頭接引
博學之士

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

以上明道語

禮尚嚴常使人有畏心樂尚和常使人有喜心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然減而不進則銷盈而不反則放欲養其性而制其情也難矣故禮樂之並行者凡以節適乎性情之正也
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安得天分不有私心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有所不爲有分毫私便不是王者事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

是

性即理也

自昔言性者多矣惟

一段

又於本

性之外發明氣稟而言蓋有性則有氣有氣則有性與生俱生氣未嘗不備也然性之有明蔽由其氣之有清濁惟能養其性以勝其氣性未嘗不明也所以不可歧而二之者此也嘗觀舜之命禹先論人心道心而終歸於精一執中孟子有其心養其性持其志無暴其氣其旨皆是也合體用抽關鎔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其在茲乎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識體

曾點漆雕已見大意故聖人與之

使漆雕開仕

對曰吾斯之未能信

子說斯指此理而信謂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

子路

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
子曰以吾一日長
乎爾爾母吾也以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
則何以哉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
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
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求爾何
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
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
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
端章甫願爲小相焉點曰莫春者春服既成
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
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伯玉曰
人方汲汲於仕進而開獨揆諸心而有未能
自信之言三子者皆有志於諸侯大夫之事
而點獨安其分而有優游自得之適能重內
而輕外不舍己以爲
人所以見聖人大意

根本須是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也趨向既正

所造淺深則由勉與不勉也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

伯岳說

敬者常惺

惺法也此說極精切不如程子整齊嚴肅而內不惺惺之說爲好未有外面整齊嚴肅而內不惺惺者曾祖道曰此个氣象須是氣清明時便整齊嚴肅昏時便放過了如何捉得定
曰志者氣之帥也此只當責志孟子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若能持其志則氣自清明或曰程子曰只這个也是私學所奪氣所勝只可責志又曰只這个也是私學所奪氣所勝只可責說如何
晦翁曰涉於人爲便是私但學者不如如此如何著力此
程子所以下面便教
一句云不如
此不得也

懈意一生便是自棄自暴

不學便老而衰

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

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其志

伯邑曰志氣之帥也能持

其志則氣習不能移矣

內重則可以勝外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

董仲舒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

方可以爲法矣

伯邑曰謂小心也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城謂大膽也不爲利回不爲義疚行之方也且幾而作不俟終日知之圓也

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

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爾

明道先生曰學只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故切問而近思則仁在其中矣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只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

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持
養及其至則一也

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者乾道
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者坤道也

凡人才學便須知著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
有人治園圃役知力甚勞 先生曰蠱之象君

子以振民育德君子之事惟有此二者餘無

他焉二者爲己爲人之道也

周易傳曰君子觀

伊川

有事之象以振濟其民養育其德也在己則
養德於天下則養民君子之事無大於此

者二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

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

據

晦翁曰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

乎力行而爲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

而

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

伯

固

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

舊註西銘

言弘之道

伯

固

曰弘寬廣也毅強忍也

晦翁

伊川先生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序
今之學者却只做一場話說務高而已常愛

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
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
夏爲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却總是實
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於千里之外然自
身却只在此

修養之所以引年國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
之至於聖賢皆工夫到這裏則有此應

忠恕所以公平造德則自忠恕其致則公平

回能盡己之有則公矣能推己及人
則平矣故曰中心爲忠如心爲恕

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
可將公便喚做仁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只
爲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
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

今之爲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闊步及
到峻處便止須是要剛決果敢以進

箇道箇

學不進則退譬如登山中間非駐足之地兼
亦無不進不退之理古人謂百尺竿頭進一步是也

人謂要力行亦只是淺近語人既能知見一切

事皆所當爲不必待著意纔著意便是有人
私心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子

個語曰於所當爲如飢食

渴飲可也纔著意爲之則其進銳者其退速

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
个學是終身事果能顛沛造次必於是豈有
不得道理

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
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
道舍儒者之學不可

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
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
也書曰玩物喪志爲文亦玩物也呂與叔詩
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
孔門無一事只輸 顏氏得心齋此詩甚好
昔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他則不學今爲文
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旣務悅人非俳優而
何曰古者學爲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謂聖
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據發曾中所蘊自成

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爲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伯昂據如他人不

晦翁曰讀書是

不肯去窮理今要窮理又無持敬工夫從陸子靜學如楊敬仲輩持守得亦好若肯

去窮理須窮得分明然他若不肯去讀書只任一己私見有似个美稗今若不做培養工夫

便是五穀不熟又不加美稗也次日又言陸子靜揚敬仲有爲己工夫若肯窮理當

甚有可觀惜其不改也伊川云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曰人心常要活活則周流

無窮而不滯於一隅或者疑主一則滯滯則不能周流無窮晦翁曰所謂主一者何嘗滯於一隅不主一則方理會此事而心留於彼這却是滯於一隅楊道夫問方應此事未了而復有一事至則當何如晦翁曰也須是做這一件了又理會一件亦無難然而應之理甚不得已則權其輕重可也

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小一也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伯溫曰爲者亦若是人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人之立志當如此

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是涵養一事必有

事焉須用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
無事也又問義莫是中理否曰中理在事義
在心問敬義何別曰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
知有是有非順理而行是爲義也若只守一
个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且如欲爲孝
不成只守著一个孝字須是知所以爲孝之
道所以侍奉當如何溫清當如何然後能盡
孝道也

程子說得如此親切

晦翁曰敬字近世程沙隨猶非之以

爲聖賢無單獨說敬字時只是敬親敬君敬

長方著个敬字全不成說話聖人說修己以

敬曰敬而無失口聖敬曰時何嘗不單獨說
來若說有親有考有長時則敬則無親無君
無長之時將不敬乎都不思量只是信口胡
說諸先生說敬各不同其實只一般程子胡
曰主一無適又曰整齊嚴肅也便是敬謝
顯道曰常惺惺也便是敬尹和靖曰收斂
此心不容一物也便是敬瑞巖和尚每日常
問主人翁惺惺否又自答曰惺惺或問與
謝氏惺惺之說如何吾儒喚醒此心欲醒此
則同而其爲道則異吾儒喚醒在此無所作爲
管許多道理佛氏則空喚醒在此無所作爲
其異處在此向日曾覽四家錄有些說話極
好笑亦可駭大率是說若父母爲人所以殺無
一舉心動念方始爲初發心菩薩他所以叫
主人翁惺惺著正要如此惺惺字則
同所作工夫則異豈可同日而語哉

學者須要務實不要近名方是有意近名則是

偽也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名與爲利清濁雖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意有少私意便是不仁

仁者先難而後獲有爲而作皆先獲也古人惟知爲仁而已今人皆先獲也

困學錄曰有心於盡道無心於計

效非仁者孰能之

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學而善思然後可與適道思而有所得則可與立立而化

之則可與權

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物其終至於喪己

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唯聖人之道無所

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

以上並遺書

明道先生曰性靜者可以爲學

外書下同

弘而不毅則無規矩毅而不弘則隘陋

知性善以忠信爲本此先立其大者

伊川先生曰人安重則學堅固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五者廢

其一非學也

猶學自學而博矣然博之中不能無是非焉故必審問之問而

人告之矣然雖得於人而非自得於心者也故必謹思之思而得之矣然所思或與所問音殊則又不知孰爲是孰爲非故當明辨之辨之明則是者眞是非者眞非於是擇其是者而篤行之此五者君子之所以學廢一不可也

張思叔請問其論或太高 伊川不答良久曰

累高必自下

明道先生曰人之爲學思先立標準若循循不

已自有所至矣

尹彥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

有人說無心伊川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

私心

謝顯道見

伊川

一本作伯淳

伊川曰近日事如

何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

此理賢却發得太早在伊川直是會鍛鍊

得人說了又道恰好著工夫也

伯淳或問上蔡先生曰

太虛無盡心有止安得合一曰心有止只爲用他不用則何止吾文莫已不用否曰未到

此地除是聖人便不用當初曾發此口說
伊川一句壞了二十年間聞此語後如何曰
至此未敢道到何思何慮地位始初進時速
後來遲問何故却遲曰如射弓到滿時便難
開此二十年間
見知識却然長

謝顯道云昔伯淳教誨只管著他言語伯

淳曰與賢說話却似扶醉漢救得一邊倒了

一邊只怕人執著一邊

以上外書

橫渠先生曰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
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窮神知化
乃養盛自至非思勉之能強故崇德而外君

子未或致知也

正義入神

同

學者求聖

人之學以備所行之事今日先撰次來日所行若事在一月前則自一月前裁培安排則至是時爲有備言前定道前定事前定皆如此又曰精義入神以致用謂貫穿天下義理有以待之窮神是窮盡其神也入神是僅能入於神也言入如自外而入義固自有淺深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脩夭而已

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
領惡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爲有
外世之心止於見聞之狹聖人盡性不以
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 孟子
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
之心不足以合天心

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意有
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

一焉則與天地爲不相似

上達反天理下達徇人欲者歟

知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而知其知崇矣知
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己有也故知禮成性
而道義出如天地位而易行

困之進人也爲德辨爲感速 孟子謂人有德

慧術智者常存乎疚疾以此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橫渠先生作訂頑曰乾稱父坤稱母子茲藐焉

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
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
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
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
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惻獨鰥寡皆吾兄弟之
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
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
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

伯邑公曰盡人之性而有以充人之形

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故謂之肖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

發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况天之所以
命我者非人之能爲豈可不素其位而行而
以順受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
之乎

庸王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增註
明道先

生曰訂頑之言極醇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
未到又曰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
學者其體此意令有諸己其地位已高到此
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
補也又曰訂頑立心便達得天德又曰游酢
得西銘讀之即渙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
理也能求於語言之外者也楊中立問曰西
銘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何如
伊川先生曰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
蒙西銘之書推理以存義橋前聖所未發與
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
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分殊

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
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
而迷兼愛以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
而同之過矣且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爲用
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伯岳據張無垢曰余
觀西銘大意以謂人措於形體而不知我乃
天地之子下與動植同生上與聖賢同氣要
當窮神知化不愧屋漏存心養性以盡爲子
之道又當惡旨酒育英才以爲持己接物之
方以合天地之心而遇困苦遭患難當如
舜如申生如曾參如伯奇以聽天地之命而
富貴福澤爲天地之厚我貧賤憂戚爲天地
之成我存則順天地沒則安天地乃爲大孝
之子爾嗚呼豈淺學小識所能見此哉學者
當自重焉又作砭愚曰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
謀也發於聲見乎四支謂非己心不明也欲

人無已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
失於聲謬迷其四體謂已當然自誣也欲他
人已從誣人也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爲已
戲失於思者自誣爲已誠不知戒其出汝者
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智孰甚焉

舊註

橫渠學堂雙牖右書訂頑左書砭愚

伊川曰

是起爭端改訂頑曰西銘砭愚曰東

銘已上並正蒙**伯**曰戲生於有意過出於

無心能敬焉則何戲之有能悔焉則何過之

有狎戲以爲常文過以爲事焉在其爲智哉

將修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

不固矣

相國曰周陋也

忠信進德惟尚友而急賢欲

勝己者親無如改過之不吝

文集下同

橫渠先生謂范巽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巽之請問先生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忘庶游心浸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

未知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既知所立惡講治之不精講治之思莫非術內雖勤而何厭所以急於可欲者求立吾心於不疑之地然後若

決江河以利吾往遜此志務時敏厥修乃來
故雖仲尼之才之美然且敏以求之今持
不逮之資而欲徐徐以聽其自適非所聞也

循密據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

東萊

先生曰此是傳說告高宗以本末源流處爲
學之初先要虛心下氣方能受天下之善既
能遜志又必孜孜不怠自朝至夕出入起居
夢覺動靜無非天命之流行苟一時不修則
天命已不流行既遜志又時敏則己之所修
進進日益如井之泉愈汲愈生以至於日新
又新之地觀來之一字有源源自生底意思
明善爲本固執之乃立擴充之則大易視之則
小在人能弘之而已

今且只將尊德性而道問學爲心

伯玉曰尊德性者恭

晦

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

日自求於問學者有所

背否於德性有所懈否此義亦是博文約禮下學上達以此警策一年安得不長每日須求多少爲益知所亡改得少不善此德性上之益讀書求義理編書須理會有所歸著勿徒寫過又多識前言往行此問學上益也勿使有俄頃閑度逐日似此三年庶幾有進

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去聖繼絕學爲萬
世開太平

載所以使學者先學禮者只爲學禮則便除去
了世俗一副當習熟纏繞譬之延蔓之物解
纏繞即上去苟能除去了一副當世習便自
然脫洒也又學禮則可以守得定

已上並橫渠文集

須放心寬快公平以求之乃可見道况德性自
廣大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豈淺心可得

橫渠
易說

終身不知

橫渠論語說
年有老釋覺無先後

人多以老成則不肯下問故終身不知又爲人以道義先覺處之不可復謂有所不知故亦不肯下問從不肯問遂生百端欺妄人我寧

多聞不足以盡天下之故苟以多聞而待天下

之變則道足以酬其所嘗知若劫之不測則

遂窮矣

橫渠
子說下同

爲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不爾皆爲人之弊

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

文要密察

附錄
詳細也

晦翁曰密
察明辨也

心要洪放

語錄
下同

不知疑者只是不便實作既實作則須有疑有不行處是疑也

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

又雖有功不及於學心亦不宜忘

附錄曰
心誠
求之雖不中

不遠矣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以
之學奕猶不可而況學道者乎

心苟不忘

則雖接人事即是實行莫非道也心若忘之則終身由之只是俗事

合内外平物我此見道之大端

既學而先有以功業爲意者於學便相害既有
意必穿鑿創意作起事也德未成而先以功
業爲事是代大匠斲希不傷手也

竊嘗病 孔 孟既沒諸儒囂然不知反約窮
源勇於苟作持不逮之資而急知後世明者
一覽如見肝肺然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且創
艾其弊默養吾誠顧所患日力不足而未果
他爲也

學未至而好語變者必知終有患蓋變不可輕

議若驟然語變則知操術已不正

伯品曰可與共學未

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學之未至其可驟然而語變哉

凡事蔽蓋不見底只是不求益有人不肯言其道義所得所至不得見底又非於吾言無所不說

耳目役於外攬外事者其實是自墮不肯自治只言短長不能反躬者也

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以未知爲已知未學爲已學

日學如不反信恐失之易足知也所有必不知
身不知矣

涿齋近思錄衍註卷之二